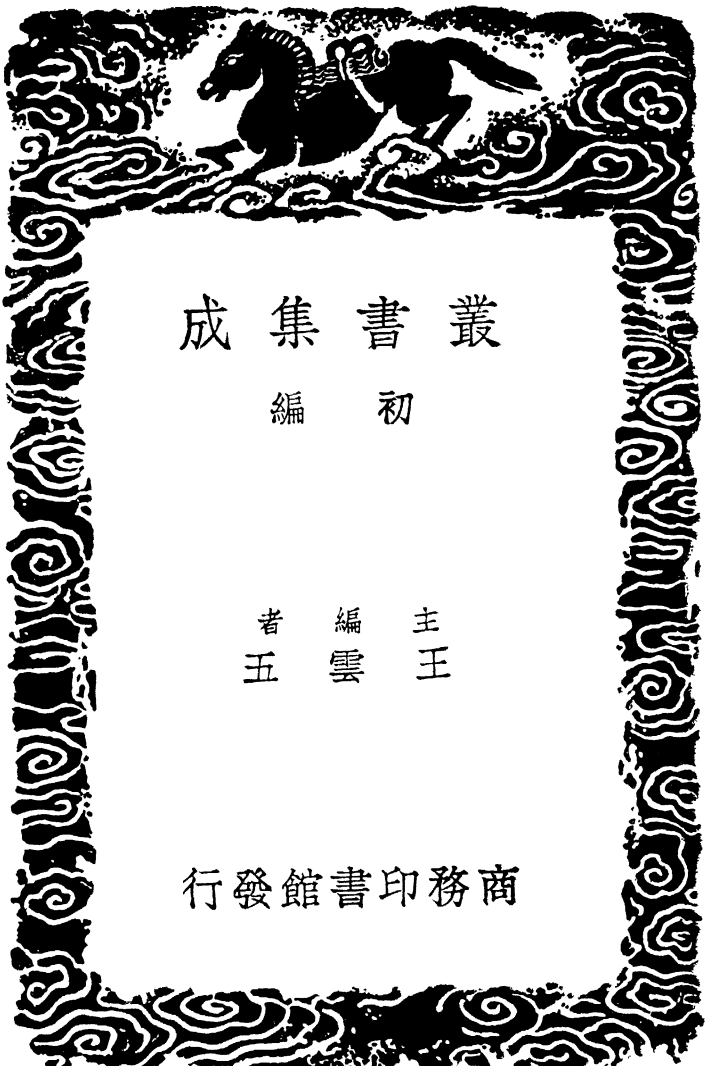
後漢書注又補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後漢書注又補

沈銘彝撰

本館據史學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後漢書注又補

嘉興沈銘彝撰

余既以後漢書補注刋板歸吾小湖副憲矣垂老殘年無可遣日仍蘸閱是書偶有所得恐隨手忘記於本書眉端荀越乃荀恁之父見恁本傳而定宇先生以前書有郇越郇相疑恁爲越相後人改則先生偶失檢處延熹元年始置博陵郡是桓帝非質帝注引地理風俗記云云亦仍水經注之譌注檇李僅得音醉二字考春秋經於越敗吳於檇李公羊則書檇爲醉杜注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此以檇爲醉之所昉而其字未有明解許叔重說文檇从木有所擣遵爲切唐韻集韻竝遵絞切賈思勰嫁李法臘月以杖徹打岐間正月復打之足子此釋擣之義亦釋遵爲切之義越絕書則作就李又云吳王曾醉西施於此號醉李古音多通用檇之爲醉亦猶姜里爲牖里孟津爲盟津陸渾爲貴渾滻沱爲惡池博浪爲博狼耳然則注檇李當以說文爲主而旁通之醉不得僅以音醉二字爲了義也余爲此說非敢妄附先生之諍友學問之道若涉大水其無津涯竊取識小之義管蠡所及追憶庭訓益以前輩緒言爲又補一卷使讀是書者於日月經天之後又得炳燭微光未必非好學者所許又後漢書無志晉司馬彪續漢書有志三十卷梁劉昭注唐以前本各爲書宋乾興中判國子監余靖始建議合刊（潛研堂集則云淮判國子監孫奭奏添入）今汲古閣毛氏本以志三十卷援入列傳前殊亂體裁又後漢書無表宋迪功

郎權澧州司戶參軍熊方作同姓王侯表二卷。異姓諸侯表六卷。百官表上下二卷。其書採入四庫全書。外間未易得見。惟朱竹垞檢討錢竹汀少詹極爲稱譽。宜訪求得之。與定宇先生之書竝行。亦補之義也。質之副憲以爲然否。道光十三年癸巳小除夕。嘉興沈銘彝書於聽松閣。

光武紀。王莽天鳳中迺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

趙雲松曰。漢時凡受學者。皆赴京師。蓋遭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自武帝嚮用儒學。立五經博士。爲之置弟子員。宣帝續有增置。於是施、孟、梁邱、京氏之易。歐陽、大小夏侯之書。齊、魯、韓之詩。大小戴之禮。嚴、顏之公羊春秋。瑕邱江公之穀梁春秋。皆在太學。成帝末。補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興。起太學博士舍。肅宗又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順帝時。更脩饗序。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詔。大將軍至六百石。悉遣弟子就學。自是游學日盛。至三萬餘人。士之嚮學者。必以京師爲歸。光武初之長安。受尚書。楊終年十三爲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周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左氏傳。申屠蟠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張衡入京師遊太學。遂通五經。魏朗亦詣太學。受五經。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魯恭年十六。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閉戶講誦。包咸少時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魏應詣博士受魯詩。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蓋其時郡國雖已立學。如文翁之治蜀。脩起學館。招弟子爲學官童子。宋均之令辰陽。立學校。任延爲武威太守。立校官。令掾吏子孫皆詣學受業。李忠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漢儒習儀禮者。必爲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

生善爲頌禮家爲頌者皆宗之頌卽容字然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太學爲盛故士無不遊太學者及東漢中葉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矣

和戎卒正

陸稼書云邳彤傳作和戎卒正注皆引東觀記而一作和戎一作和成必有一誤

五校

五校宋本作五較較與校同官名也史記衞將軍傳有左校此書百官志有右校史記陳涉世家有左右校幷三校四校六校七校八校九校之名雜見諸書又老校小校字亦習用

建武六年六月詔幷省四百餘縣

馬貴與曰光武以官多役繁乃幷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爲十三州部漸復加置郡國至於靈獻凡百有五焉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東樂浪郡西敦煌郡南日南郡北雁門郡西南永昌郡四履之盛一如前漢○錢辛楣曰以愚攷之亦未盡然泰山之華續志所無也而光武十王傳稱永平二年以華縣益琅邪是明帝之世尙有華矣廬江之樅陽亦續志所無也而謝承後漢書稱劉駟驎除樅陽長駟驎仕於鄧太后時是安帝之世尙有樅陽矣豈皆世祖所省乎

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

馬貴與曰武帝建元初行三銖錢後罷三銖行半兩錢後乃更鑄五銖王莽變漢制更造大錢重十二

銖。又造契刀、錯刀，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百姓憒亂。其貨俱廢。至世祖復行五銖錢。天下賴其便。

建武二十三年九月辛未。陳留太守玉況爲大司徒。

王伯厚曰。虞延傳注引謝承書。以況章和元年爲司徒。據此則謝書誤矣。

孝明紀。詔曰。安車輭輪。供綏執授。

輭輪。以蒲裹輪也。徐穉傳。欲蒲輪聘穉。楊厚傳。贊仲桓術深。蒲輪屢尋。皆是史記。秦始王至泰山下。諸儒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漢書武帝紀。遣使者安車蒲輪徵魯申公。

永平十二年。百姓殷富。粟斛三十。

十斗曰斛。一斛三十錢。是一斗僅三錢也。與元初四年三公山碑中所云。國界大豐。穀斗三錢之語正合。○光武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獻帝紀。興平元年。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治世亂世。豐歉相懸如此。

孝和紀。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

二臣者。蕭曹也。此後世功臣陪葬之始。

孝安紀。永初元年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

顧亭林曰。注謂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安帝時未有吳郡。止五郡。無可疑者。注非。

庚寅。太傅張禹爲太尉。

此張禹。和帝時爲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前書。成帝時張禹爲丞相。封安昌侯。是漢有兩張禹。

孝順紀。乙亥。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開褒斜路。

今褒城縣有二漢碑。一漢中太守鄐君碑。立於永平六年。一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立於建和二年。皆開褒斜道者。

陽嘉四年春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爲後。世襲封爵。

順帝之復位。半由宦侍之力。故遇之極厚。此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再傳而後。曹操繼之。遂移漢祚。其所由來有漸矣。

永建四年。分會稽郡爲吳郡。

漢時分郡。遼闊。即如會稽郡。則幾及今之江浙二省。顧眞子錄云。漢郡之大。只以會稽一郡攷之。爲縣二十有六。吳即蘇州也。烏傷即婺州也。毗陵即常州也。山陰即越州也。由拳即秀州也。太末即衢州也。烏程即湖州也。餘姚即杭州也。鄞即四明也。以此攷之。則今浙東西幷蘇、松、常、乃漢之一郡耳。

孝質紀。本初元年。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

顧亭林曰。家法。謂如詩有齊、魯、韓、毛。通齊詩者。自以爲齊詩教授。通魯詩者。自以爲魯詩教授。韓、毛、及

五經皆然。乃所謂家法耳。魯丕傳言法異者各令其自說師法。徐防傳言伏見太學試五經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從家法是也。按家法字亦見左雄傳。

孝桓紀。延熹元年。分中山置博陵郡。

此書郡國志。無博陵郡。置郡始此。建寧四年有博陵太守孔彪碑。今在曲阜。水經滱水注云。漢質帝本初元年。繼孝沖爲帝。追尊父翼陵爲博陵。因以爲縣。又置郡焉。置郡乃桓帝時事。而以爲質帝。酈氏之誤如此。

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

馬貴與曰。章帝時穀貴。乃封錢以布帛爲租。則錢帛蓋常迭用矣。此所云畝稅斂錢。乃出於常賦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謂稅錢始此。

延熹八年四月。壞郡國諸房祀。注房謂祠堂也。王渙傳。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惟酇密縣卓茂廟、洛陽王渙祠。

趙雲崧曰。延熹中壞諸祠祀。惟存卓茂王渙二祠。馮氏質實云。卓茂宛人。王莽時爲密令。教化大行云云。今按茂本傳。其爲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居攝之始。見幾而行。不汚僞命。馮氏乃稱其爲令於莽時。不幾厚誣正士耶。當亟正之。

孝靈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嵩高山。

東觀記。使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改爲嵩高山。按堂谿典請雨。在熹平四年。改名在五年。有石闕銘。今在登封縣開母廟中。又延篤傳。堂作唐。

孝獻紀。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皇帝遜位。

魏受禪碑首云。唯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禪於漢氏。蓋漢之改元延康。魏之僭元黃初。皆在庚子一年內也。

皇后紀。漢法。常因八月算人。

蕩陰令張遷碑。八月算民。不煩於鄉。算碑作筭。蓋省文。又史記作竿。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

春秋公羊傳。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漢書百官表。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注。天子不得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卽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父也。言父主其婚。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王主見漢書成帝紀注。又帝姑曰太主。見東方朔傳。

王美人傳。初平元年二月。葬宏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

趙岐傳云壽藏。侯覽傳云壽冢。與此云成壙。卽後世生壙壽壙也。

劉聖公傳。聖公爲更始將軍。遂議立更始爲天子。建元曰更始元年。

潛研堂集答問。問劉知幾之論范史曰。更始升壇改元。世祖稱臣北面。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其信然乎。曰。南陽宗室。同時舉義。非有素定之分。伯升見戮。光武勢不能安。雖受更始官爵。亦猶漢高之於義帝耳。更始前無所承。後無所授。始則因人以成事。繼因失道而破亡。史家惡莽之簒竊地皇。而紀更始之年。固爲得之。若欲列諸本紀。則失地之君。春秋所貶。豈宜躋於中興令主之上哉。范氏登之傳首篇中。稱字而不名。準以史法。最爲得中。劉氏以兄終弟及例之。未免儗不於倫矣。

或有膳夫庖人。

庖人。前書東方朔傳作胞人。

劉盆子傳。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

蘇子瞻詩。但恐珠玉暗君容。千載不朽遭焚崇。

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

顧亭林曰。六朝以前多祀城陽景王。及蔣子文之祀最甚。

隗囂傳。阿陽。

阿陽之誤河陽。自水經漾水注始也。前書高帝紀。阿陽今俗書作河陽。

公孫述傳。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

東觀紀。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曹子建誄王仲宣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李善注。丹

青二色。始終不渝也。

來歙傳。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

顧亭林曰。杜氏左傳注。夜半卽今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淮南子作禺中。日中者午也。晡時者未也。王篇。晡申時也。淮南子。日至於悲谷。是爲晡時。日昳者申也。昳徒結切。唐無逸傳。朝至日昳。疏言日昳而下。謂未時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十二時。始見於此。

鄧禹傳。敕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

王伯厚以光武此敕。與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云云。證漢時詔令。人主自親其文。是固然矣。漢文帝賜匿錯書曰。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自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亦自親其文。在光武明帝前。

寇榮傳。楚賻伍員。

員有圓云二音。若伍員則讀如云。不作圓。又王問切。音運。唐書員半千傳。半千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唐書嘉貞傳。嘉貞所薦苗延祠、呂太一、崔訓員。嘉貞皆位清要。與議政事。故當時爲之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員字之有運音始此。

馮異傳。至饒陽無蓼亭。

亭今在深州。深州古博陵地。州屬爲饒陽縣。

橫被四表。

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宏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本用尚書堯典。人疑橫字與光字不類。其實光橫二字古通用也。蔡傳訓光爲顯。固明白易曉。然攷之孔傳。光充也。爾雅。桄、頌、充也。郭注皆充盛也。邢疏引孫叔然本。桄作光。書曰。光被四表。孔傳蓋本諸爾雅。又說文。桄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橫充也。謂氣滿充盛也。釋文。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橫充也。班孟堅西都賦。橫被六合。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誘注。橫讀如桄車之桄。是漢人橫桄通用甚明。至前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則又顯用堯典。

吳漢傳。唯陛下愼無赦而已。

臣衡疏。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崔寔政論。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啼啞。王符潛夫論。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赦贖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董卓傳。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通鑑。漢大赦。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昔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丞相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臣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

何益於治。又陳壽三國志之論蜀也。曰。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唐證聖中。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劉知幾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宋熙寧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二程遺書。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肆赦。言眚則肆之眚。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肆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公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洪容齋三筆云。近則六年之閒。再行覃霈。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之居。爲僕父子四人所殺。投竇杵臼內。搗碎其軀爲肉泥。既鞫治成獄。而遇己酉恩赦獲免。至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穀。茲事可爲冤憤。而州郡失於奏論。紹興甲寅歲至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惠姦長惡。何補於治哉。明儒呂叔簡爲聖賢之學者也。其呻吟語一條云。赦何爲者。以爲冤耶。當罪不明之有司。以爲不冤耶。當報無辜之死恨。聖王有大慶。雖枯骨罔不蒙恩。今傷者傷矣。死者死矣。含憤鬱鬱。莫不欲讐我者。速罹於法。以快吾心。而乃赦之。是何仁於有罪。而不仁於無辜也。將殘賊幸赦而屢逞。善良聞赦而傷心。非聖王之政也。此數條與吳子顏愼無赦一語相發明。偉略宏猷。實經國之至要。故備載之。

任光傳。世祖自薊還。狼貝不知所向。

儒林傳論。狼狽折札之命。則知貝狽通用。李密陳情表。臣之進退。實爲狼狽。齊書紀僧眞傳。上曰。無卿

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滹沱之冰博物典彙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狽不立狽無狼不行。

建武二年封阿陵侯。

于欽齊乘云樂安城西二里有任光冢。

王梁傳以梁守狐奴令。

狐奴縣名。竝見張堪傳鄧訓傳今順義縣東北二十五里有狐奴山山之西南百步有漢狐奴縣故址。水經注水不流曰奴。

拔大梁蓾桑。

史記漢武帝瓠子歌蓾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

竇憲傳登燕然山。

漢名臣奏云漢行陰山（燕然山）匈奴長老過之未嘗不流涕涼州記云燕然山卽焉支山在西郡界塞上曲云燕支落漢家婦女無顏色。

蹟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按龍庭卽龍城也前書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又南匈奴傳作龍祠。

馬援傳還書誡之。

王伯厚曰呂城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過何其反也

尤豫未決

袁質甫曰尤字注音以林反恐當時只是猶字借用尤字耳傳寫之錯致章懷誤音也○又來歙傳亦云尤豫不決盧植傳論又云尤豫不常

魯丕傳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書不載

趙熹傳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

趙雲松曰漢自孝文帝遺詔以日易月遂著爲令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喪漢書翟方進傳方進遭母憂自以備位宰相不敢踰制遂三十六日而除即起視事是也其有欲行喪者則必須奏請趙熹傳是也桓焉傳焉爲太傅以母憂自乞詔以大夫行喪踰年卽奪服桓郁傳郁以母憂乞身詔以侍中行服鄧騭傳遭母憂乞身行服韋連上乃許也直至元初中始改令持服劉愷傳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竝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朝詔長史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其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多以爲不便愷獨奏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宜以身先之而議者謂不便是猶濁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太后乃從之然趙岐傳岐爲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

爲親行服。又荀爽傳。爽奏曰。孝文皇帝過自謙抑。故遺詔以日易月。今公卿大臣政教所瞻。而父母喪不得奔赴。何以教天下。是元初後行喪之制又廢。考安帝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桓帝永興二年。又聽刺史二千石行喪服。延熙二年復斷此制。是終漢之世。行喪不行喪。迄無定制。惟其有不服喪之制。而士大夫有獨行已見持服三年者。遂以之得名。如銚期傳。期父卒。服喪三年。鄉里稱之。是也。晉書。鄭默爲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懇終喪。遂改法定令。大臣終喪自默始。又華廙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病。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迄旨。是晉時大臣亦不行三年喪。至鄭默奏請。始定終喪之制也。

鄭均傳。帝東巡幸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此後世在家食俸之始。

趙温傳。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齊東野語。伏字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字。書訓伺也。匿也。隱也。三伏及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及後漢書。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皆是也。前書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注。伏字房富反。考字書。入聲者在屋韻。去聲者在宥韻。鳥菢子也。禮記。羽者嫗伏。毛者孕鬻。釋文。伏扶又切。西陽雜俎。甲蟲影伏。羽蟲體伏。史記龜策傳。明月之珠。生於江海。藏于蚌中。蚌蜃伏之。

馮衍傳孔老之論松喬。

此與張衡賦皆作松喬。謂赤松子王子喬也。王褒傳則作喬松。而劉昭百官志注又稱松晉。

飢者毛食。

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注。今俗語猶謂無爲毛。與此飢者毛食正同。文選注。蒼頡篇。耗消也。越人多謂無爲耗。五代史黃幡綽傳。賜緋毛魚袋。謂無魚袋也。佩觿集。河朔人謂無爲毛。盍聲之轉也。宋曾慥高齋漫錄。錢穆父召東坡喫畢飯。乃盧服豆腐白菜。以三者皆白也。坡明日邀錢喫毳飯。錢意必獸之有毛者。及至。則竟日不設飯。詰之。坡答云。酒也毛。菜也毛。飯也毛。借河朔土音以無爲毛也。

郅惲傳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

按句法亦從檀弓手弓而可得來。

蘇竟傳隨弟。

隨字本从走。楊堅受封於隨。及有天下。以字从走。故去辵作隋。王伯厚曰。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辵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

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司馬貞則主天星之說。殆本之蘇竟傳。

楊厚傳陰臣。

顧亭林曰。陰臣謂婦人。卽下文宋阿母是也。注陰私非。

郎顗傳思過念舊務消祇悔。

顧亭林曰。注以祇爲大。非也。按易復初九無祇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祇二字通用。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正義古人多祇同音。左傳襄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

襄楷傳浮屠不三宿桑下。

東漢已有佛書。而浮屠字則始見於此。及楚王英與陶謙兩傳耳。

張堪傳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張考夫曰。此歌最有意味。既見張君之留心農事。又見省刑薄斂。使民得以盡力。更見民能自盡其力。不致怠荒。卽此數語。非循吏何以當之。

樊儵傳儵字長魚。

字書有儵字。無儵字。知二字是一字也。其音本有倏由二音。荀昱傳。字伯倏。謝承書作儵。又甕牖閒評。蔡京三子。長曰攸。次曰翛。次曰儵。當時爲之語曰。蔡京之後尤蕭倏。是其證也。○儵字集韻正字竝音迢。與鰷字同。則亦魚類。故儵字長魚。

虞延傳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宏。以宏交通楚王而止。

前書。武帝時有公孫宏爲丞相。封平津侯。此又一公孫宏也。先是又有三公孫宏。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爲騶乘。一在越斷髮爲王騎士。

王堂傳。遷穀城令。

錢辛楣曰。漢制。大縣置令。小縣置長。此云穀城令。而張遷碑稱穀城長。蓋縣有大小。亦時有更易也。

梁鴻傳。比屋可誅。

前書王莽傳。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是書楊終傳。亦云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又蜀志郤正傳。正居內職。與宦官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

鄭元傳。公車徵爲大司農。

先君濼源問答云。先生未嘗爲大司農。以有公車之徵。後人遂以大司農稱之。如華歆薦小同表曰。復見故大司農鄭元。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云云是也。又中平五年。徵爲博士。不至。而朱雋傳亦有博士鄭元之稱。

其年六月卒。

康成本傳。建安五年春。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于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是康成得疾。歷春夏數月之久。紀載甚明。乃裴松之引英雄記。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此因康成善飲。故傳會之。眞無稽

之言也。

鄭衆傳南庭動搖。

陳眉公曰。沙鉢羅可汗。建庭於淮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於鐵曷山。謂之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

賈逵傳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趙雲松曰。漢人諺語。多七字成句。大率以第四字與第七字叶韻。賈逵博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楊政善說經。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魯丕爲趙相。就學者常數百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井丹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許愼博學。時人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平聲與雙叶）丁鴻高才論辯。甄明。京中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楊震爲人所仰。時人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召劭以志義自勵。鄉人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胡廣練達朝事。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劉公。馮豹以春秋教人。鄉里稱之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董宣爲洛陽令。百姓歌之曰。桴鼓不鳴董少平。范丹爲萊蕪令。居官清苦。人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郭賀爲荆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憲卿。郭憲以俠聞。時人諺曰。關東觥觥郭子橫。戴良初尚俠。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黨錮傳桓帝嘗受學於周福。及卽位。擢爲尚書。而福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鄉人爲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逸民傳王君公遭亂隱居。時人稱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楊阿若任俠好爲人報讐時人語曰東市相斫楊阿若俱就其人姓氏之韻而以品題語協之亦一時風氣然也三國志鄧颺好貨京師語曰以官易富鄧元茂又吉茂嘲蘇則云仕宦不止執虎子晉書王坦之字文度時人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裴秀少時時人稱之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江統字應元時人語曰嶷然希言江應元杜預使周旨等直入孫皓陳擒之軍中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荀愷字道明蔡謨諸葛恢亦俱字道明時人語曰京師三明各有名劉宏字終嘏粹字純嘏潘字冲嘏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梁時賀琛爲武帝所寵語常移晷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魏書祖瑩與袁翻齊名時人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北齊書蘇珍之宋世軌俱斷獄平允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陽休之工詩時人語曰能詩能詩陽休之後周書裴漢爲丞相府參軍府中語曰日下燦爛有裴漢北史李義深傳劒戟森森李義深宋游道傳見惡能討宋游道崔暹傳講義兩行得中郎于仲文字次武爲安國太守時人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畏強禦有次武南史時人以世家仕宦之捷諺云上車不落爲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唐書賀德仁與兄德基俱以文學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皆沿此體

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

顧亭林曰言敢於少賓之前發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

張楷傳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

其人未死而曰故。與鄭康成傳汝南應劭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相同。

丁鴻傳。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幷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孝廉之舉。所以正人心勵風俗也。無其人則數歲可以不舉。有其人即十室之邑亦不當以數限之。東漢之末。此途尤爲溷淆。故雖大奸慝如曹孟德、孫仲謀、亦與是選矣。

馮緄傳。父煥病死獄中。

前書宣帝紀。瘐死獄中。注。蘇林曰。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集韻。囚以飢寒而死曰瘐。

趙咨傳。盜嘗夜往刼之。咨先至門迎盜。請爲設食。盜慚歎奔出。咨追以物與之。

沈梅村曰。趙咨戴封之追盜與物。是不許盜之偶不爲盜。及盜物之有所不盡也。晉桑虞之開道。劉宋郭原平之立橋梁。何點之恤以告官。是惟恐盜之不肯爲盜。及必爲盜而後可免有司之刑罰也。不已甚乎。若晉之王獻之。宋之吳瑛。一語醒者。一語醒被。可謂語淡情閒。彌見雅量。然較之無使王彥方知。又未免索然矣。

反素復始。歸於無端。

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及渾淪諸名。目皆本列子天瑞篇。注僅引廣雅詩緯。

班固傳。西都賦。招白閑。

風俗通。白閑古弓名。文選以閑爲嫻。

東都賦。正予樂。

王伯厚曰。正予樂。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樂。五臣解爲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

鍾離意傳。光武得奏以見霸。

顧亭林曰。見當作視。古示字作視。謂以意奏示霸也。

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

王伯厚曰。六事自責。本荀子。黃(復)又謂、魯僖公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春秋考異郵。

楚王英傳。晚節更喜黃老學。

史記外戚世家。呂娥姁爲高祖正后。及晚節。色衰愛弛。唐書顏眞卿傳。晚節偃蹇。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

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仁祠訪金碧。是也。溫公通鑑以祠爲慈。非。

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桑門卽沙門。瑞應經。沙門之爲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北史盧光傳。光崇信佛道。嘗從周文獵于檀臺山。帝遙指山上謂羣臣曰。公等有所見否。皆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卽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地得瓦鉢錫杖。帝稱歎。因立寺焉。

中山簡王焉傳稱婕前行。

史記申屠嘉傳自嘉死後爲丞相婕廉謹備員而已注婕側角切持整貌漢書作踕蹡廉謹則婕踕字同又史記酈食其傳作握齷司馬相如傳委瑣握齷是書輿服志又作諜促然則婕促齷蹡齷五字實一字也。

張禹傳爲常山關長。

顧亭林曰前書常山郡之縣十八其十二曰關後漢無此縣則世祖所省也其地當卽今之故關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張禹傳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士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

史記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爲立廟於江北命曰胥山王充論衡吳王殺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人故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其祠。

陳寵傳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人以爲正夏以爲春。

正月稱十三月亦見隋牛宏傳。

王充傳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錢辛楣曰論衡作於漢永平間自蔡伯喈王景興葛稚川之徒皆重其書以予觀之殆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觀其問孔之篇掎摭至聖自紀之作訾毀先人既已身蹈不韙而官漢恢國諸作諛而無實。

亦爲公正所嗤。其尤紕繆者。謂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聖賢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善惡之證。不在禍福。嗚呼。何其悖也。後世誤國之臣。是今而非古。動謂天變不足畏。詩書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蓋自充啓之。小人哉。

王符傳隱居著書三十餘篇。號曰潛夫論。

范書僅載五篇。沈梅村寄傲軒讀書續筆云。潛夫論交際篇曰。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阨。徐行謂之飢餒。疾行謂之逃債。不候謂之倨慢。頻來謂之乞食。空造以爲無意。奉贄以爲欲貸。謙恭以爲不肖。抗傲以爲不遜。又云。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心苟賢之。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疏。積疏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心苟惡之。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將古今澆薄人情。描畫殆盡。視絕交論尤淋漓痛快。宜大書一通。以置座右。

亂生於化。

唐以高宗名諱治字。故書中治字。皆章懷所改。或爲化字。或爲正字。或爲洗字。或爲理字。竝見潛夫論華嶠書吏治亦作吏化。

陳敬王羨傳。建初三年。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

鉅鹿。尹宙碑作鉅鏕。顧亭林謂鉅鹿之鹿不當从金。錢辛楣謂、廣韻注明言鉅鏕郡名。後魏弔比干碑陰有鉅鏕伯魏祐。北史有鉅鏕郡守元道隆。近見魏靈藏造像記。亦作鉅鏕。則鹿之从金舊矣。

彭城靖王恭傳永和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

竹邑侯相張壽碑立於建寧元年今在城武縣學宮。

橋元傳乃心陵墓。

此人臣墓亦稱陵與樊宏傳之稱敕趙咨傳之稱顧命古人文質今則當有所避矣。

崔駰傳七依子瑗傳七蘇。

七起於枚乘七發猶楚辭七諫之流文心雕龍云自七發而下有傅毅七激崔駰七依張衡七辨崔瑗七厲今傳作七蘇非七厲陳思七啓仲宣七釋桓麟七說左思七諷又文苑英華有七契七勵七召注又引七謨七證七華七繹七引諸名○傅元七謨序昔枚乘作七發綴文之士作者紛焉馬季長作七厲張平子作七辯。

荀悦傳光武徵以病不至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

按此與四皓對高祖一直一婉各極其妙。

恁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

前書載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合之此傳父子同心如是宜其俱不從新室也。

徐穉傳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陳仲舉說楊有二徐孺子一楊也周孟玉又一楊也

楊震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

孫沘亭曰楊震之死有大鳥竇武之生以蛇祥厥後楊氏四世三公代有清德竇氏誅宦官不成一跌族滅蓋鳥陽物也翰而登蛇陰類也蟄而伏故象兆若此

楊秉傳求事中傷

唐書苗晉卿傳王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言與衆共之也焚而不言其善斯爲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爲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閒之術行

楊賜傳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

六君雲門隨筆云應劭風俗通晉文公出獵見大蛇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家士修身與楊賜傳略同乃知漢人傳述固有此語

張皓傳六世祖良

此明載六世祖良則子房世胄遼遠且顯達也洪容齋張良無後之說頗非

王暢傳遽伯玉恥獨爲君子

張儉傳崔駰傳俱有獨爲君子語按韓詩外傳外童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遽伯玉之行也此數語其卽恥獨爲君子之義歟

种暠傳。王謐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

袁宏漢紀。謐曰。夫異士不居山谷。居山谷者。但其居處異耳。德未必有也。處人間有異。而人不知。己獨知之。乃異耳。此數語覺曲折有味。蔚宗簡作二句。所謂參之太史以著其潔也。

杜根傳。太后怒。令盛以縑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

袁宏紀則云。根先知之。召司撲者陰共爲意。使不加力。故以撲輕得免。按據范書。則根身分更高。

李雲傳。當有黃精代見。

顧亭林曰。李雲本不知是魏。故下言陳項虞田許氏爾。黃之代赤。自是五運之序。王莽亦自以爲祖黃帝也。

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按移副三府。卽今揭帖先呈部科也。

馬融傳。論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

韓昌黎詩。安存惟恐晚。

蔡邕傳。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據洛陽伽藍記。邕所書亦祇是尙書、周易、禮記、公羊傳、論語。是五經。非六經。范書誤也。

邕遂死獄中。

邕薦董卓表。極爲推重。收邕時。不聞以此罪之。想王允未見此表耳。而流傳至今。爲後世增一口實。才之爲累如此。

馬日磾謂王允曰。伯喈曠世逸才。當續成漢史。爲一代大典。

王伯厚曰。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自云爲郭有道碑無媿辭。則其他可知已。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左雄傳。職斯祿薄。

王伯厚曰。此斯字。卽旅卦斯其所取災之斯。按左傳魏絳曰。使臣斯司馬。亦作此字解。

雄上言。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上從之。

羅核軒物原曰。漢文始以策取士。武帝加問經疑。左雄又加牋奏。梁武帝始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詩。德宗加論及詔誥。按左雄牋奏。亦見胡廣傳。

雄竝奏拜童子郎。

魏志司馬朗傳。朗年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壯大。疑其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稺弱。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

周舉傳。變復之徵。

列子。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前書武帝紀。九變復貫。知言

之選。應劭曰。逸詩也。

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王伯厚曰。按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荀爽傳。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

董卓秉政。爽以布衣位至三公。僅九十五日。知己之感。過於蔡中郎矣。然適足爲家世玷也。

李固傳。詔書務求寬博。

按衡方碑。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務在寬佚。此書寬博殆與寬佚同義。

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以哭爲臨。本左傳。

趙岐傳。可刻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嘉古音同歌。詩。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亦嘉與何同叶。

北海孫賓石。

齊乘。孫嵩墓在安丘南四十里。欽嘗寓宿太虛宮。夢有趙先生入謁。謂欽曰。聞君修齊志。僕有良友葬安丘。其人節義高天下。請載之以勵衰俗。及閱趙臺卿傳。始悟爲孫賓石也。

孫嵩曰。出行乃得死友。

范式傳亦有生友死友之稱。烈士傳。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魏武帝令。毛玠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皇甫規傳。屬國都尉李翕。此言李翕頗從貶抑。而石刻西狹頌、龍池五瑞碑、至今現存。又褒美無以復加。大約史書所載近實。而碑辭未免溢美也。

張奐傳。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弟昶。字文舒。竝善草書。章懷引王愔文志。詳伯英事實。而文舒獨未之及。按博物志。張芝及弟昶。竝善草書。魏太祖亞之。又龍城錄。龍山史記注。卽張昶著。按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又張懷瓘書斷。文舒爲黃門侍郎。善章草。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章仲將以張芝爲草聖。故云亞。極工八分。又善隸。庾肩吾書品。文舒聲劣於兄。允爲上之中。李嗣眞書後品中上品七人。張昶章續九品書人論。上中十三人。張昶八分及草。又水經注。華嶽廟祠堂碑文。漢張昶造自書之。元帝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名。傳於海內。注忽忽不暇草書。

虞虹升曰。草書之作。始於漢黃門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斷。所謂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速急就。是也。厥後張芝變爲今草。較之章草尤爲便捷。而晉書衞恆傳。乃云。恆恆不暇草書。似乎草書反屬遲難。予瞻所以譏也。或者又矯爲之說云。古文草書。正不苟作。故較之楷書。爲更遲。愚以爲皆非也。草書無不速者。若衞恆傳所云。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人所云打草稿耳。書不起草。則不免塗

抹添改。有失敬謹之意。故云。○東觀餘論。唐太宗許臣下用草書。惟署名處用楷書。羣臣先楷書而後加草。遂爲花押。

李膺傳。荀爽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御李君。

王伯厚曰。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肖者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俗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爲之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衞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是過矣。

陳蕃傳。朱震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

彭禹峰曰。陳蕃之於朱震。竇武之於胡騰。一友人一府椽也。皆能不惜身禍。收葬兩人。而又能全其子孫。逸若輔俾兩人有後。不知蕃與武何以得此於震騰哉。東漢黨錮橫噬鉤連。一時稱爲士君子者。幾不能保其腹背。求爲他人計其後事亦難矣。他如王調之於李固。楊匡之於杜喬。其義烈抑又甚焉。豈天道與善。生黨錮諸君子。爲國家養士食節義之報。卽又生諸君子之故吏門生。令自食其報歟。

杜密傳。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告歸。閉門卻軌。無所干及。

王伯厚曰。爲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何進傳。覆水不收。

此與光武紀中反水不收。皆用太公望語。李白詩。水覆難再收。劉禹錫詩。金盆已覆難收水。

孔融傳注兄弟七人融第六。

文舉兄弟七人。止褒附見本傳。其餘失載。今曲阜孔廟中有孔謙碣云。謙字德讓。宣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子也。則謙在七人內無疑。

年十三。喪父。

融父宙。卒於桓帝延熹六年正月己未。年六十一。見宙碑。以融卒年計之。則宙卒時。融年十一。非十三也。

詔書竟坐褒焉。

褒爲豫州從事。有碑。今在曲阜孔廟中。又史晨饗孔廟後碑。稱處士孔褒文禮。蓋其時尚未爲豫州從事也。然褒卒於建寧元年。史晨碑立於二年。不知何故。

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

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董卓傳。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

孔伷與孔宙。自是二人。宙乃融之父。詳見融傳及宙碑。伷字公緒。鄭泰傳所云。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

吹生是也。符融傳及三國志魏武紀竝同。

公孫瓚傳。追擊戰於屬國石門。

顧亭林曰。本紀中但言石門。此言屬國石門。明有兩石門也。水經注。灤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水經所言。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注中柳門爲是。通典亦云柳城有石門山。

劉焉傳。馬騰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又董卓傳。呂布軍有叟兵內反。

楊升庵曰。以蜀兵爲叟兵。方言也。

張魯傳。有病但令首過而已。

首過之首音狩。廣韻。自首前罪。正字通。有咎自陳、及告人罪曰首。前書梁平王傳。驕嫚不首。師古注。不首、謂不伏其罪也。晉書王獻之傳。獻之疾。家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

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行刑。

卽王制、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意。

任延傳。延爲九眞太守。左轉睢陽令。九眞吏人生爲立祠。

是時王堂拜巴郡太守。巴庸清靜。吏民生爲立祠。又韋義爲廣都長。甘陵、陳二縣令廣都爲生立廟。又

李憲既誅。餘黨欲據守。光武欲討之。盧江人陳衆爲從事。單車駕白馬往諭降之。民乃共立生祠。號曰白馬從事。按生祠起於莊子尸祝之義。欒布爲燕相。燕齊之閒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石慶爲齊相。齊人爲立石相祠。此蓋立生祠之始。

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帝善之。遣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

胡胐明曰。王景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海口千餘里。則其所治者。卽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也。而史稱汴渠。又曰汴渠成。始終皆不言河。蓋建都洛陽。東方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爲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自平帝以後。汴流東侵日月益甚。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侵毀濟渠。漂數十許縣。是其時濟亦潰敗矣。水經河水注載王景事。在滎陽漯蕩渠下。（汴渠卽蕩渠）則河水當從此決入。不獨石門渠口也。（順帝陽嘉中。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隄。通古淮口。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漕耗則輟流。）濟隧亦通河。至於岑造八激堤。而其流始絕。（漢安帝永初七年。今謁者于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堤。）莽時。河入濟南千乘。則侵濟處更多。故築堤自滎陽千乘海口千餘里。永平十三年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墳壤。十五年。景從駕東巡至無鹽。帝美其功。拜河堤使者。賜車馬縑錢。陶丘今定陶。無鹽今東平。皆濟水所經之地也。二渠既修。則南之漕由汴入河。東北之漕由濟入河。舳艫千里。輓輸不絕。京師無匱乏之憂矣。○

汪武曹曰。成帝時。河再決於平原。濟南。千乘。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所謂清河

以東數郡者。卽平原、濟南、千乘也。莽幸河。自元城祖墓東去。不加隄塞。而河水右溢汴渠。左亂濟瀆。明帝詔書謂汴渠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張氾謂河決積久。侵毀濟渠。蓋支渠既交錯紛糾於北。經流又復縱橫四出。泛溢於滎陽東汴濟之閒。而北瀆之道遂至於空。及東漢王景起而治之。蓋懼夫北與梵如者近而不久易敗也。又因水性之安於東也。則於王莽時魏郡決口之南。別開新道。東注之海。明帝下詔褒美。謂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以北。漸就墳壤。事在永平十三年。其河幾及千年乃廢。〇盛秦川曰。成帝時。平原之決。旋卽堤塞。河汴之決在平帝時。其侵人濟水。則在王莽以後。觀溝洫志及此傳可證。遄喜說尙欠分明。而王景治河。實爲秦漢以來第一。然知之者罕。惟胡東樵實表章之。西漢張戎卽有築垣居水之喻。則東漢時河身更高可知。河日高。則河兩旁之地日低矣。故既決之後。欲引河由故道。如鹽車之上太行。其旁出也。如巨魚之縱大壑。故王景因其所決之道。疏濬約束。以爲新河。夫築堤鑿山。雖亦勞費。然比之開濬故道。則事半功倍也。且自滎陽以至渤海千乘。本無大山。其所云鑿山者。不過經由之地。間有山根石底。不甚通暢。稍爲之疏鑿而已。禹之治水。順水之性。王景有焉。其功施後代。幾及千歲。不亦宜乎。

王渙傳。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

渙墓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今尙歸然。墓前有石闕。高一丈五尺。題曰漢故兗州刺史雒陽令王稚子闕十三字。見褚千峰金石圖。

曹騰傳潁川堂谿趙典。

顧亭林曰。蔡邕傳作五官中郎將堂谿典。注。堂谿姓也。此處應衍一趙字。至趙典本傳。是成都人。非潁川人。靈帝時官衞尉卒。又黨錮傳云。唯趙典名見而已。是後漢有兩趙典。

曹節傳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遂自殺。

注引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今俗呼行杖人爲伍伯。又禰衡傳。衡言不遜。黃祖大怒。令五百將出。又魏志蔣濟傳。濟婦夢見亡兒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

共普。

共姓。普名。注音恭。玉篇龔奉也。慤也。與恭同。共普之共字。變文爲龔。西漢已有楚兩龔矣。書。恭行天罰。詩。密人不恭。而梁元帝告四方檄云。中權後勁。龔行天罰。唐李程作李光顏碑云。鄆人不龔。命將討叛。是共恭龔三字通。

呂強傳姑息。

尸子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

儒林傳論精廬暫建。贏糧千百。

姜肱傳亦稱精廬。文選任彥升表及南史沈道虔傳本此。猶李充、劉淑、包咸、檀敷傳稱精舍也。乃五臣

注文選謂寺觀則謬甚。

夏恭卒諸儒共謚之曰宣明君。

趙雲松曰。朱穆父卒。穆與諸儒攷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共謚爲文範先生。與夏敬公之謚宣明。皆後世私謚之始。（黔婁之康，展禽之惠，又在前。）然私謚究非禮。故荀爽嘗著論正之。見後漢書爽本傳。又宋史張載卒。門人謚爲明誠夫子。司馬光曰。禮記言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檀弓書禮所由失。謂士之有誄曰。自緜貢父始。曾子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則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歿。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是溫公亦以私謚爲非禮。與爽同。

周嘉傳。嘉遷零陵太守。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

前書。文翁、朱邑、遺愛在民。卒後立祠。此書又有祭肜遼東吏人爲立祠。王渙洛陽百姓追思爲之立祠。許荊桂陽人爲立廟樹碑。

禰衡傳。祖恚遂令殺之。

先君雲門隨筆云。衡鸚鵡賦中。寧順從以遠害。不忤物以喪生。似有所悟矣。乃卒以狂誕見殺於黃祖。何言行相違也。

范式傳。一名汜。

據范碑云。長山相暨子汜孫。允嗣閎繼。無一名汜之說。或因碑中有汜字而誤歟。

式後遷廬江太守。卒於官。

范碑在濟寧州原石久佚。乾隆中。崔儒眎得碑額。李鐵橋繼得正碑。今皆立學宮戟門下。碑字多剝蝕。黃小松郡丞有舊搨本。校今搨多百餘字。小松爲雙鉤竝攷辯。刻成一册。又碑云。寶疏氏之至順。以疾告辭。則似在廬江以病免官歸。卒於金鄉者。而史以爲卒於官。其說之不同如此。

王忳傳。除鄙令。至蠶亭。

詩。申伯信邁。王餞於鄗。說文。鄗右扶風縣名。詩卽有邰家室。說文。炎帝後。姜姓所封。帝嚳元妃邰氏女也。生棄爲后稷。復封於邰。前書郊祀志。后稷封黭。注讀如邰。

戴封傳。遭伯父喪去官。

朱竹垞曰。東漢風俗之厚。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楊弼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尚以從父。渤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太常丞譙令槐里令曹全以弟。廣平令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子。皆以憂棄官輕舉至晉。而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辭。自是而後。古之道莫之行也。先伯祖君輿公聞先文恪之訃。請於朝乞歸持服。德陵允焉。當時典禮者不以爲過。斯國史所當附書於禮樂志者。

事尙未百年。今人父母之喪。有不去其官者矣。○楊未孩曰。按古人於期功之喪。棄官持服者。尙有數人。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陳寔以期喪去官。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喪去官。園令趙君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陳重當遷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通典云。安帝初。長吏多避事去官。乃令自非父母喪不得去職。由是期功之喪。無有解官者矣。

向栩傳。坐板牀。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古人坐。卽跪也。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席。管幼安坐不箕踞。榻當膝處皆穿。與向栩傳云云。是其明證。蘇東坡曰。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旣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饗。則不可知。若其饗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岳倦翁珂媿郯錄云。按今世國學郡縣學禮殿。坐像皆正席南向。顏孟而下列侍。私竊疑之。慶元己未。朱文公作白鹿禮殿塑像說。其文曰。古人之坐。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手上也。其爲稽手。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致其恭也。故儀禮云。坐取爵曰坐爵。禮記。坐而遷之。曰一坐再坐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坐卽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幣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凡言坐者皆跪也。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不遑啓居。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安爲安。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

居之爲坐可見以安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攷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解奇拜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不知其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者屬錢子言作白鹿洞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予既略攷禮經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竝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塑像則當放此以免蘇公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強至今以爲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亦跪坐尤足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此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像爲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爲踞趺也去年又屬蜀帥楊王休子美乃亟得先聖先師三象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踝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謂坐者果爲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以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攷焉珂按符子云太公涓釣於渭濱跽而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如臼其跗觸崖若路此又足以驗前說或謂國朝景靈宮設塑之制亦坐於椅所不當輕議珂竊以爲原王用時王之禮裀席器皿皆與今同則其爲像不當泥古珂在朝時以攝奉常丞奉祠太廟得立阼階見室中之用亦不以高几蓋古今器服各適其宜以便於事是亦求神之義也

戴就傳。又燒鋘斧使就挾于肘腋。

鋘字書俱作鋘。音吾。列子及楚辭作鋙。司馬相如子虛賦作吾。正韻錕鋙山名。出金。可作刀以切玉。是也。

折像傳。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

左傳。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亦前書疏仲翁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意。

逸民傳序。揚雄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篡字自文選誤作慕。唐張九齡感遇詩遂仍其誤。

錢辛楣曰。野王二老及漢濱陳酋二老父。此子虛亡是公之流。列諸逸民可乎。向栩蹤跡詭異。無善可稱。列諸獨行可乎。方術一篇。如徐登、劉根、費長房以下。皆誕妄難信。不特王喬、左慈也。計子勳與薊子訓本一人。則前人已辯之矣。

逢萌傳。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

齊乘。大小二勞山。在即墨東南六十里。又名勞盛山。四極明科云。軒皇一登勞盛山。是也。齊記。泰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吳王夫差登之。得靈寶度人經。山高十五里。周八十里。此大勞也。與小勞山、華樓山鼎足相聯。又寰宇記云。秦始皇至牢盛山。望蓬萊。立馬此山。遣石人驅之。山牢不動。蓋山之高以其登涉之難。則名勞。驅之不動。又名牢也。

嚴光傳光會稽餘姚人也。

先君雲門隨筆云。據任延傳。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俱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郡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禮之友云云。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陳眉公筆記以爲新野人。則又不知何據。

曹娥碑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注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

中郎八字猶國語所謂廋詞。漢書所謂隱語。後世所謂謎也。本起於左傳。申叔展山鞠窮呼庚癸。至漢末乃盛行。謂之離合體。孔北海有四言一篇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磻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虵之蟄。俾也可志。玫璇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共二十二句。每四句離合一字。乃魯國孔融文舉也。詩載石林詩話。然漢時猶未謂之謎。其名曰謎。則自曹魏始。文心雕龍云。魏代以來。君子招隱。化爲謎語。謎者。迴互其詞。以使昏迷也。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又博舉品物。然則高貴鄉公時。嘗輯之成編矣。至宋王介甫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驚心寇盜來攻剽。東坡解之。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竇鞏按北海詩截字當據漢碑作俎。隼說文雕重文。祝鳩也。爾雅作隹其鳩鳲。疏引春秋祝鳩氏。是隹雕隼古本一字。）

孝女叔先雄。

王伯厚曰先雄水經注以爲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

蔡文姬傳文姬爲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贖之而重嫁於董祀。

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乃封襲爲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其女亦不止文姬一人○李君實云蔡邕女有嫁羊道者道先娶孔融女生祜繼室以蔡生承二子俱病蔡度不能兩存乃專養祜得濟承竟死其實如此視文姬失節胡雛蓋相萬也。

方術傳列女傳。

劉知幾曰范蔚宗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樸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又東漢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蔚宗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氏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

東夷列傳又多文豹果下馬。

姜西溟曰定張車果下馬皆宮內所用。

西域傳尚書陳忠上疏云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

陳忠此疏後西域出師皆敦煌太守領兵永和二年敦煌太守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克敵全師立石紀功其碑在西寨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本朝雍正七年大將軍岳公鍾琪移

置將軍府。十三年徹師。又移置漢壽亭侯廟中。裴岑爲太守領兵。計其時當在徐由之後。司馬達之前。而范史不載。故附記焉。

南匈奴傳。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

注。谷音鹿。蠡音離。然蠡字本有兩音。唐詩花草千年怨種蠡作平。蝦菜忘歸范蠡船。又作仄。

禮儀志。甲作食殆。

廣韻。殆即凶字古文。巴郡太守樊敏碑。米巫殆虐者凶之異。三公山碑。攘去寇殆。魏橫海將軍呂君碑。羣殆鼎沸。皆作殆。

天文志注。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齶畢大星。占有兵變。

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趙尹皋。又謂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尹史即尹皋也。其占驗僅見於此。

五行志。一瓜同蔕。

說文。蔕瓜當也。古孤字。行。願還我蔕。

祭祀志注。國家居亭。百官布野。

今稱居停主人。見宋史丁謂傳。然實本此居亭字。

郡國志。衙。

衙卽白水縣也。有蒼頡廟。廟有延熹五年碑。今在白水縣東北五十里史官村。

東武陽。濕水出。

孔宙碑。亦云東郡東武陽。魯相韓敕碑。則云東郡武陽。省一東字。

瑕邱。

前書恩澤表。褒成侯國在瑕邱。

著。

延熹元年郎中鄭固碑云。固字伯堅。著君元子。蓋其父爲著令也。

北海郡十八城。

漢安二年北海相景君碑云。北海部城十九。此云十八。或當時尙有一縣未改屬耶。

漢中郡褒中。注。華陽國志有唐公防祠。

水經注。智水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醊之。○諸書皆不言公房何時人。今城固縣有八分書碑。雖極漫漶。尙存數百字可辨。內有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云云。則知公房固在西漢東漢之間也。其題額篆字。則直以爲仙人耳。

酒泉郡福祿。

前書作福祿。曹全碑亦云拜酒泉祿福長。魏志龐涓傳及皇甫謐列女傳載龐娥事云。祿福長趙君女之女。又云。祿福長尹嘉。此皆作祿福之明證。自此志改爲福祿。而晉唐隋諸志皆因之。

百官志。公府椽。

漢制。太傅上公。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大將軍爲五府。餘不得稱府也。惟魯相史晨奏記孔廟碑中。大司農亦稱府。

五部督郵。

今曲阜孔廟有中部督郵殘碑。碑陰所書有中部督郵、南部督郵、北部督郵。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

什主十家。五主五家。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左傳襄十三年。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周書大聚曰。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即所謂什吏也。史記商鞅傳。令民爲什伍。北海相景君碑有故午六人午即五也。

輿服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

光和四年溧陽長潘校官碑。口此龜艾遂尹三梁。龜謂印紐。艾謂青綬。此有一梁兩梁三梁等級。故潘碑以爲頌禱之詞。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刻文曰正月剛卯疾日嚴卯凡六十六字。

王莽傳亦作嚴卯說文玉篇作䚡戠音開以服虔云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晉灼云長一寸廣五分所記分寸與此稍異。

南史劉昭傳昭字宣卿勤學善屬文集後漢同異以注後漢書世稱博悉。附

錢辛楣曰後漢書淳化刊本止有蔚宗紀傳百卷其志三十卷則乾興元年准判國子監孫奭奏添入但宣公誤以劉昭所補故云范作之於前劉述之於後不知志出於司馬彪彪西晉人在范前不在范後劉昭本爲范史作注又兼取司馬志注之以補范之闕題云注補者注司馬書以補范書也自章懷改注范史而昭注遂失其傳獨此志以非蔚宗書故章懷不注而司馬劉二家之學流傳到今宣公實有力焉。

南史范蔚宗著後漢書體博而思精。附

劉彥和文心雕龍云後漢紀傳發源東觀東觀漢紀一百四卷袁張所製偏駁不論後漢書一百一卷袁山松撰後漢南記五十八卷張瑩撰辭謝之作疏謬少信漢書一百卷晉張瑩撰後漢書一百卷無帝紀謝承撰後漢書一百卷晉薛瑩撰若司馬彪之詳實司馬彪詳論衆書編年二百餘事爲紀志傳凡一百餘篇號曰續漢書華嶠之準當華嶠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篇改名漢後書則其冠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後漢書注又補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沈銘彝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殷秀山）